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鏡花緣 第二十六回 遇強梁義女懷德 遭大厄靈魚報恩

話說唐敖聽鄰船婦女哭的甚覺慘切。即命水手打聽，原來也是家鄉貨船，因在大洋遭風，船隻打壞，所以啼哭。唐敖道：「既是本國船隻，同我們卻是鄉親，所謂『免死孤悲』。今既被難，好在我們帶有匠人，明日不妨略為耽擱，替他修理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這話，甚合俺意。」隨命水手過去，告知此意。那邊甚是感激，止了哭聲。因已晚了，命水手前來道謝。大家安歇。天將發曉，忽聽外面喊聲不絕。唐敖同多、林二人忙到船頭，只見岸上站著無數強盜，密密層層，約有百人，都執器械，頭戴浩然巾，面上塗著黑煙，個個腰粗膀闊，口口聲聲，只叫：「快拿買路錢來！」三人因見人眾，嚇的魄散魂飛！林之洋只得跪在船頭道：「告稟大王：俺是小本經紀，船上並無多貨，那有銀錢孝敬。只求大王饒命！」那為首強盜大怒道：「同你好說也不中用！且把你性命結果了再講！」手舉利刃，朝船上奔來。忽見鄰船飛出一彈，把他打的仰面跌倒。只所得刷、刷、刷……弓弦響處，那彈子如雨點一般打將出去，真是「彈無虛發」，每發一彈，岸上即倒一人。唐敖看那鄰船有個美女，頭上束著藍綢包頭，身穿蔥綠箭衣，下穿一條紫褲，立在船頭，左手舉著彈弓，右手拿著彈子，對準強人，只檢身長體壯的一個一個打將出去，一連打倒十餘條大漢。剩下許多軟弱殘卒，發一聲喊，一齊動手，把那跌倒的，三個抬著一個，兩個拖著一個，四散奔逃。

唐敖同多、林二人走過鄰船，拜謝女子拯救之恩，並問姓氏。女子還禮道：「婢子姓章，祖籍天朝。請問三位長者上姓？貴鄉何處？」唐敖道：「他二人一姓多，一姓林。老夫姓唐名敖，也都是天朝人。」女子道：「如此說，莫非嶺南唐伯伯麼？」唐敖道：「老夫向住嶺南。小姐為何這樣相稱？」女子道：「當日姪女父親曾在長安同伯伯並駱、魏諸位伯伯結拜，難道伯伯就忘了？」唐敖道：「彼時結拜雖有數人，並無章姓，只怕小姐認差了。」

女子道：「姪女原是徐姓，名喚麗蓉。父名敬功。因敬業叔叔被難，我父無處存身，即帶著家眷，改徐為章，逃至外洋，販貨為生。三年前父母相繼去世。姪女帶著乳母，原想同回故鄉，因不知本國近來光景，不敢冒昧回去，仍舊販貨度日。不意前日在洋遭風，船隻傷損。昨蒙伯伯人道及盛意，正在感激，適逢賊人行動，姪女因感昨日之情，拔刀相助，不想得遇伯伯。」只見徐承志也跳過船來。原來徐承志聽見外面喧嚷，久已起來，正想動手，因見鄰船有個女子，連發數彈，打倒多人，看其光景，似可得勝，不便出來分功。俟賊人退去，這才露面，走到鄰船。唐敖將他兄妹之事，備細告知，二人抱頭慟哭。

忽見岸上塵土飛空，遠遠有支人馬奔來。多九公道：「不好了！此必賊寇約會多人前來報仇，這便怎好？」徐承志道：「我的兵器前在淑士國匆匆未曾帶來，船上可有器械？」徐麗蓉道：「船上向有父親所用長槍，不知可合哥哥之用？眾水手都拿他不動，現在前艙，請哥哥自去一看。」徐承志急忙進艙，把槍取出，恰恰合手，著實歡喜。只見岸上人馬已近。

個個身穿青衫，頭戴儒巾，知是駙馬差來兵馬，連忙提槍上岸。為首一員大將，手執令旗出馬道：「吾乃淑士國領兵上將司空魁。今奉駙馬將令，特請徐將軍回國，立時重用；如有不遵，即取首級回話。」徐承志道：「我在淑士三年之久，並未見用，何以才出國門，就要重用？雖承駙馬美意，但我原是暫時避難，並非有志功名，即使國王讓位，我亦不願。請將軍回去，就將此話上覆駙馬。此時承志匆匆回鄉，他日如來海外，再到駙馬跟前謝罪。」司空魁大聲說道：「徐承志既不遵令，大小三軍速速擒拿！」令旗朝前一擺，眾軍發喊齊上。徐承志舞動長槍，略施英勇，把眾兵殺的四散奔逃。司空魁腿上早著了一槍，幾乎墜馬，眾軍簇擁而去。

徐承志等他去遠，剛要回船，前面塵頭滾滾，喊聲漸近，又來許多草寇。個個頭戴浩然巾，手執器械，蜂擁而至，為首大盜，頭上雙插雉尾，手舉一張雕弓，大聲喊道：「何處來的幼女，擅敢傷我嘍囉！」手舉彈弓，對準徐承志道：「你這漢子同那女子想是一路，且吃我一彈！」只聽弓弦一響，彈子如飛而至。徐承志忙用槍格落塵埃，挺身上前，大盜掣出利刃，鬥在一處，眾嘍囉槍刀並舉，喊聲不絕。那大盜刀法甚精，徐承志只能殺個平手。正想設法取勝，忽見他棄刀跌翻，倒把徐承志吃了一嚇。原來徐麗蓉恐有疏虞，放了一彈，正中盜面上。隨又連放數彈，打倒多人。眾嘍囉將主將搶回，紛紛四竄。

徐承志這才回船。麗蓉也到唐敖船上，與司徒嫵兒姑嫂見面，並與呂氏及婉如見禮。林之洋命人過去修理船隻。徐承志歸心似箭，即同妹子商議，帶著嫵兒同回故鄉。唐敖意欲承志就在船上婚配，一路起坐也便。承志因感妻子賢德，不肯草草，定要日後勤王得了功名，方肯合巹，唐敖見他立意甚堅，不好勉強。過了兩日，船隻修好。林之洋感念徐承志兄妹相救之德，因他夫婦俱是匆促逃出，並未帶有行囊，囑付呂氏做了衣帽被褥，並備路費送去。

承志因船上貨財甚多，只將衣帽被褥收下，路費壁回。當時換了衣帽，同嫵兒、麗蓉別了眾人，改為余姓，投奔文隱去了。多九公收拾開船。

走了幾日，過了穿胸國。林之洋道：「俺聞人心生在正中。今穿胸國胸都穿通，他心生在甚麼地方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聞他們胸前當日原好好的；後來因他們行為不正，每每遇事把眉頭一皺，心就歪在一邊，或偏在一邊。今日也歪，明日也偏，漸漸心離本位，胸無主宰。因此前心生一大疔，名叫『歪心疔』，後心生一大疽，名叫『偏心疽』；日漸潰爛。久而久之，前後相通，醫藥無效。虧得有一祝由科用符咒將『中山狼』、『波斯狗』的心肺取來補那患處。過了幾時，病雖醫好，誰知這狼的心，狗的肺，也是歪在一邊、偏在一邊的，任他醫治，胸前竟難復舊，所以至今仍是一個大洞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！」

行了幾日，到了厭火國。唐敖約多、林二人登岸。走不多時，見了一群人，生得面如黑墨，形似獼猴，都向唐敖唧唧呱呱，不知說些甚麼。唐敖望著，惟有發愣。一面說話，又都伸出手來，看其光景，倒像索討物件一般。多九公道：「我們乃過路人，不過上來瞻仰貴邦風景，那有許多銀錢帶在船上。況貴邦被旱失收，將來國王自有賑濟，我們何能周濟許多！」那些人聽了，仍是七言八語，不自散去。多九公又道：「我們本錢甚小，貨物無多，安能以貨濟人。」林之洋在旁發躁道：「九公！俺們千山萬水出來，原圖賺錢的，並不是出來舍錢的。任他怎樣，要想分文，俺是不能！」眾人見不中用，也就走散。還有數人伸手站著。林之洋道：「九公！俺們走罷，那有工夫同這窮鬼瞎纏！」話才說完，只聽眾人發一聲喊，個個口內噴出烈火，霎時煙霧迷漫，一派火光，直向對面撲來。林之洋鬚鬚早已燒的一乾二淨。三人嚇的忙向船上奔逃，幸虧這些人行路遲緩，剛到船上，眾人都趕到，一齊迎著船頭，口中火光亂冒，烈焰飛騰，眾水手被火燒的焦頭爛額。

正在驚慌，猛見海中擲出許多婦人，都是赤身露體，浮在水面，露著半身，個個口內噴水，就如瀑布一般，滔滔不斷，一派寒光，直向眾人噴去。真是水能剋火，霎時火光漸熄。林之洋趁便放了兩槍，眾人這才退去。再看那噴水婦人，原來就是當日在元股國放的人魚。

那群人魚見火已熄了，也就入水而散。林之洋忙命水手收拾開船。多九公道：「春間只說唐兄放生積德，那知隔了數月，倒賴此魚救了一船性命。古人云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這話果真不錯。」唐敖道：「可恨水手還用鳥槍打傷一個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魚當日跟在船後走了幾日，後來俺們走遠，他已不見，怎麼今日忽又跑來？俺見世人每每受人恩惠，到了事後，就把恩情撇在腦後，誰知這魚倒不忘恩。這等看來：世上那些忘恩的，連魚鱉也不如了！請問九公：難道這魚他就曉得俺們今日被難，趕來相教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魚如果未卜先知，前在元股國也不被人網著了。總而言之：凡鱗、介、鳥、獸為四靈所屬，種類雖別，靈性則一。如馬有垂韁之義，犬有濕草之仁，若謂無知無識，何能如此？即如黃雀形體不滿三寸，尚知銜環之報，何況偌大人魚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厭火離元股甚遠，難道這魚還是春天放的那魚麼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新舊固不可知。老夫曾見一人，最好食犬，後來其命竟喪眾犬之口。以此而論：此人因好食犬，所以為犬所傷；當日我們放魚，今日自然為魚所救。此魚總是一類，何必考其新舊。以銜環、食犬二事看來，可見愛生惡死，不獨是人之恒情，亦

是物之恒情。人放他生，他既知感，人傷他生，豈不知恨？所以世人每因口腹無故殺生，不獨違了上天好生之德，亦犯物之所忌。」

唐敖道：「他們滿口唧唧呱呱，小弟一字也不懂，好不令人氣悶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他這口音，還不過於離奇，將來到了歧舌，那才難懂哩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正因音韻學問，盼望歧舌，為何總不見到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前面過了結胸、長臂、翼民、豕喙、伯慮、巫咸等國，就是歧舌疆界了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今日把俺一嘴鬍鬚燒去，此時嘴邊還痛，這便怎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可惜老夫有個妙方，連年在外，竟未配得。」唐敖道：「是何藥品？何不告訴我們，也好傳人濟世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物到處皆有，名叫『秋葵』，其葉宛如雞爪，又名『雞爪葵』。此花盛開時，用麻油半瓶，每日將鮮花用筋夾入，俟花裝滿，封口收貯，遇有湯火燒傷，搽上立時敗毒止痛。傷重者連搽數次，無不神效。凡遇此患，如急切無藥，或用麻油調大黃末搽上也好。此時既無葵油，只好以此調治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天下奇方原多，總是日久失傳。或因方內並無貴重之藥，人皆忽略，埋沒的也就不少。那知並不值錢之藥，倒會治病。即如小弟幼時，忽從面上生一肉核，非瘡非疣，不痛不癢，起初小如綠豆，漸漸大如黃豆，雖不疼痛，究竟可厭。後來遇人傳一妙方，用烏梅肉去核燒存性，碾末，清水調敷，搽了數日，果然全消。又有一種肉核，俗名『猴子』，生在面上，雖不痛癢，亦甚可嫌。若用銅錢套住，以祁艾灸三次，落後永不復發。可見用藥不在價之貴賤，若以價值而定好醜，真是誤盡蒼生！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已四旬以外，今日忽把鬍鬚燒去，露出這副白臉，只得二旬光景，無怪海船朋友把他叫做『雪見羞』。」唐敖道：「舅兄綽號雖叫『雪見羞』，但面上無雪；誰知厭火國人，口中卻會放火！」多九公道：「這怪老夫記性不好，只顧遊玩，就把『生火出其口』這話忘了。林兄現在嘴痛，莫把大黃又要忘了。」隨即取出遞給。林之洋用麻油敷在面上，過了兩天，果然痊癒。

這日大家正在舵樓眺望，只覺燥熱異常，頃刻就如三伏一般，人人出汗，個個喘息不止。唐敖道：「此時業已交秋，為何忽然燥熱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處近於壽麻疆界，所以覺熱，古人云：『壽麻之國，正立無影，疾呼無響，爰有大暑，不可以往。』虧得另有岔路可以越過，再走半日，就不熱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如此煖地，他們國人如何居住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據海外傳說：彼處白晝最熱，每到日出，人伏水中，日暮熱退，才敢出水。又有人說：『其人自幼如此，倒不覺熱，最怕離了本國，就是夏天也要凍死。』據老夫看來：伏水之說，恐未盡然；至離本國就要凍死，此話倒還近理。即如花木有喜暖的，一經移植寒地，往往致死，就是此意。」

唐敖道：「小弟聞得仙人與虛合體，日中無影。又老人之子，先天不足，亦或日中無影。壽麻之人無影，不知何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大約他們受形之始，所稟陽氣不足，以致代代如此。即如這樣煖地，他能居住，其陽氣不足可想而知，自然立日無影了。」

忽聽船上人聲喧嘩，原來有個水手受了暑熱，忽然暈倒。眾人發慌，特來討藥。多九公忙從箱中取了一撮藥末道：「你將此藥拿去，再取大蒜數瓣，也照此藥輕重，不多不少，一齊搗爛，用井水一碗和勻，澄清去渣，灌入腹中，自然見效。」眾人接了。恰好水艙帶有井水，登時配好，灌了下去。不多時，甦醒過來，平復如舊。林之洋道：「九公！這是甚藥？恁般靈驗！」多九公道：「你道是何妙藥？」

未知說出何等妙藥，再看下回分解。